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乡村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张云科

黄冈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湖北 黄冈

收稿日期: 2026年7月9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13日

摘 要

教育数字化转型对教师数字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乡村教师作为基础教育数字化发展的重要主体, 其数字素养水平直接影响数字技术与学科教学的深度融合。基于此, 研究以教育行业标准为依据, 选取河南省焦作市某县172名乡村中学英语教师为研究对象, 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 对其数字素养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提升路径进行分析。量化数据主要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处理, 访谈资料用于对问卷结果进行补充解释。研究结果表明: 乡村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整体处于中等水平, 平均值为3.569。各维度发展不均衡, 其中数字化社会责任水平最高($M = 3.901$), 数字化知识与技能水平最低($M = 3.378$)。在差异检验方面, 不同年龄教师在数字化意识、数字化知识与技能和专业发展三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不同教龄教师在数字化意识和数字化知识与技能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结合访谈结果进一步发现, 乡村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发展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数字化知识与技能基础相对薄弱, 教师个体之间发展不均衡, 数字研修成果向课堂教学实践的转化不足。基于研究结果, 本研究认为应从开展针对性培训、组建数字化教学团队、加强课堂实践环节等方面入手, 提升乡村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水平, 以更好适应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英语教学发展的现实需求。本研究可为乡村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提升及相关教师培训体系建设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

教师数字素养, 乡村中学英语教师, 教育数字化转型

Digital Literacy of Rural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in the Context of Educat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urrent Status,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Yunke Zhang

文章引用: 张云科. 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乡村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J]. 创新教育研究, 2026, 14(10): 7-15. DOI: 10.12677/ces.2026.1410755

Abstract

Educat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has placed higher demands on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As important participants in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rural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directly influences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ies with subject teaching. Based on industry standard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is study selected 172 rural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from a county in Jiaozuo City, Henan Province, as research participants. A combination of questionnaire surveys and interviews was employed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tatus, existing problems,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regarding their digital literacy development. Quantitative data were analyzed through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while interview data were used to further interpret and supplement the questionnaire finding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he overall digital literacy level of rural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is at a moderate level, with a mean score of 3.569. Significant disparities exist among different dimensions, with digit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receiving the highest score ($M = 3.901$) and digital knowledge and skills receiving the lowest score ($M = 3.378$). In terms of group differences, teachers of different age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igital awareness, digital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while teachers with different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demonstrat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digital awareness and digital knowledge and skills. Combined with interview findings, the study further reveals three major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relatively weak foundations in digital knowledge and skills, uneven development among individual teachers, and insufficient transformation of digital training outcomes into classroom teaching practice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implement targete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s, establish digital teaching teams, and strengthen classroom-based practices. These measures may enhance rural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and better meet the practical needs of English teaching development in the era of educat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improving rural English teachers' digital literacy and developing relevant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s.

Keywords

Teacher Digital Literacy, Rural Ju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Education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随着教育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教育数字化已成为推动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路径。“推进教育数字化”为我国教育体系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政策指引[1]。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教师不仅是数字技术应用的直接主体,也是数字化教学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因此,教师能否具备较高水平的数字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数字技术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并进一步影响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实际成效。

为系统推进教师数字素养建设,教育部于2022年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对教师在教育教学情境中合理运用数字技术开展教学活动所应具备的意识、能力与责任进行了系统界定[2]。该标准从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社会责任和专业发展五个维度构建了教师数字素养评价框架,为我国教师数字素养的培养、评价与提升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亦明确提出要加强教师信息化与数字化能力建设,并特别强调要提升乡村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3]。

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教师数字素养展开了较为丰富的研究。从研究对象来看,现有研究多集中于高校教师与职业院校教师群体。例如,吴向明等(2025)以浙江省高职院校教师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教师数字素养的影响因素[4];张威、于家民(2025)从高校外语教师视角探讨了数字素养发展面临的问题及提升路径[5];邓小华、赵子健(2025)则以职业院校教师为样本开展实证研究,对教师数字素养的结构与水平进行了分析[6]。此外,在基础教育领域,一些研究通过大样本调查对教师数字素养的整体水平进行了评估。例如,袁磊、刘沃奇(2024)基于广西3588名基础教育教师的调查发现,教师数字素养整体水平较高,但城乡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7];乔世伟等(2025)对珠三角地区3866名中小学及幼儿园教师的研究则指出,教师在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教学设计与评价等方面仍存在明显不足[8]。

整体来看,现有研究为理解我国教师数字素养的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参考。然而,从研究对象来看,当前研究主要集中于高校教师、职业院校教师以及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中小学教师,对于数字资源与技术支持相对不足的乡村教师群体关注仍然有限。尤其是针对乡村中学学科教师的数字素养研究仍较为匮乏,不同学科教师在数字化教学中的实践需求与能力结构可能存在差异,这一问题尚缺乏系统的实证分析。

基于此,本研究以河南省焦作市某县乡村中学英语教师为调查对象,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对其数字素养水平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了解乡村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的发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提升策略,为乡村地区教师数字素养发展提供一定的经验参考。

2. 文献综述

2.1. 素养的概念与理论框架

随着教育信息化的不断发展,教师数字素养逐渐成为教育技术研究的重要议题。早期研究主要以教师信息技术能力为核心。例如,2004年发布的《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试行)》主要强调教师利用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设计与课堂实施的基本能力[9]。2014年出台的《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进一步强调教师运用信息技术改进教学方式与学习方式的能力[10]。随着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推进,教师能力要求逐渐由单纯的技术应用能力向综合素养转变。

2022年教育部发布的《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对教师数字素养进行了更加系统的界定。该标准指出,教师数字素养是教师在教育教学情境中合理运用数字技术获取、加工、使用和评价数字信息,并据此发现和解决教学问题、推动教学创新所应具备的意识、能力与责任[2]。在结构上,该标准从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社会责任以及专业发展五个维度构建了评价框架,为教师数字素养的测评与发展提供了重要参考。

除政策标准外,国际学界关于教师技术融合能力的研究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理论框架。其中,TPACK模型由Mishra & Koehler (2006)提出,该模型认为,教师有效利用数字技术开展教学,并非简单掌握技术工具,而是需要实现技术知识(Technological Knowledge, TK)、教学知识(Pedagogical Knowledge, PK)和学科知识(Content Knowledge, CK)的有机融合[11]。对于英语教师而言,数字化教学不仅要求教师掌握多媒

体设备、在线平台和智能教学工具等技术知识，还要求其能够结合英语学科特点，利用数字技术优化语言输入、促进互动交流以及改进学习评价。

TPACK 理论为理解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视角。从该理论来看，教师数字素养不足不仅表现为技术操作能力不足，更体现为教师难以将数字技术有效融入学科教学过程。因此，在教育数字化背景下，乡村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研究不仅需要关注教师是否具备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还应进一步考察其将技术应用于英语教学实践的能力。

2.2. 教师数字素养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国内关于教师数字素养的实证研究逐渐增多。总体来看，多数研究认为教师数字素养整体水平处于中等或中等以上，但不同维度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例如，易焱、薛锋(2022)对浙江省 335 名高职教师的调查发现，教师在数字化教学态度与意识方面表现较好，但在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方面仍存在不足[12]。丛建民等(2024)对全国 477 名高职教师的研究同样指出，教师在数字社会责任维度表现较好，而在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及数字化应用方面相对薄弱[13]。

在基础教育领域，大样本研究也表明教师数字素养发展存在区域差异。袁磊、刘沃奇(2024)基于广西 3588 名教师的调查发现，教师数字素养总体水平较高，但城乡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7]。乔世伟等(2025)对珠三角地区教师的研究进一步指出，教师在数字化教学设计、数字化评价等方面仍存在能力不足的问题[8]。

国内有研究开始关注乡村及欠发达地区初中教师数字素养。申世龙等(2025)以新疆乡镇初中教师为对象，发现其数字素养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数字社会责任较强，但数字化应用能力相对不足；同时，年龄较小、教龄较短的教师数字素养水平更高。该研究为理解欠发达地区初中教师数字素养提供了参考[14]。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为理解我国教师数字素养的发展状况提供了重要依据，但针对乡村教师群体的实证研究仍然相对有限。尤其是在具体学科层面，乡村中学学科教师在数字化教学中的能力结构与发展需求尚缺乏深入研究。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开展针对乡村中学学科教师的实证研究，以更加全面地了解其数字素养发展状况。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探讨两个问题：(1) 乡村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的整体水平及各维度发展状况如何？(2) 乡村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在不同教师群体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3.2. 问卷设计

为了深入了解乡村中学英语教师的数字素养状况，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作为主要数据收集工具。问卷在结构上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教师基本信息调查，涵盖性别、年龄、教龄、职称、学历及任教年级；第二部分为核心的数字素养评估量表基于《教师数字素养》行业标准中的“数字化意识”“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社会责任”“专业发展”五个维度[2]，并改编自朱红梅[15]学者在该领域的成熟研究成果，具体编制过程中，结合乡村中学英语教师的教学情境，对部分内涵相近、测量边界相近的三级指标进行了合并共设 31 个题项。各题项均采用李克特五点评分量表进行测量，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依次赋值为 1 至 5 分，量表总分越高代表教师数字素养越高。根据已有文献将其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等级。如果得分低于 3 分，则表明该乡村中学英语教师的数字素养水平较低；若

得分介于 3 分至 4 分之间,则该乡村中学英语教师的数字素养水平处于中等状态;当得分位于 4 分至 5 分之间时,说明该乡村中学英语教师的数字素养水平较高。

3.3. 深度访谈

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深入了解乡村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发展的具体情况,本研究采用基于年龄和教龄的分层目的性抽样方法,选取 6 名教师开展半结构化访谈。访谈为半结构化问答,为了使得样本更具有丰富性和代表性,样本涉及不同年龄和教龄的老师。

3.4.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河南省焦作市某县乡村中学英语教师为研究对象。该县共有乡村中学英语教师 184 人,本研究采用整群抽样的方式进行调查。问卷通过问卷星平台发放,共回收问卷 184 份。综合考虑作答时间、答题规律及问卷完整性等因素,剔除不完整或填答时间过短的无效问卷 12 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172 份。

3.5. 问卷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研究运用 SPSS 27.0 版本对调查问卷进行了信效度检验,量表在测量乡村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的五个维度上表现出较为理想的信效度。在信度方面,数字化意识、数字化知识与技能、数字化应用、数字化社会责任和专业发展这五个维度的 Cronbach's Alpha 值分别为 0.805、0.852、0.936、0.894 和 0.919。所有这些值均超过了 0.7 的标准,表明量表具有较强的内部一致性;在效度方面,在内容效度上,本研究问卷以教育部发布的《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为依据,并参考朱红梅(2024)的成熟量表进行修订与设计,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教师数字素养的主要维度,因此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其次,在结构效度方面,本研究的 KMO 值为 0.853,远高于 0.7 的标准,这表明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根据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 $p=0.000<0.001$ 。这些分析结果表明,所采用的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统计依据。

4. 调查结果

4.1. 乡村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的整体水平

调查结果显示,乡村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整体均值为 3.569,各维度得分在 3.378 至 3.901 之间,整体处于量表理论中值(3 分)以上,这表明该群体已具备一定的数字化素养基础。从各维度得分的分布结构来看,不同维度之间的发展呈现出明显差异。具体表现为:数字化社会责任维度均值最高($M=3.901$),显示出教师在信息安全、技术伦理、隐私保护及数字化行为规范等方面具备较高的道德责任感;数字化意识维度($M=3.754$)位列第二,反映教师对数字化教学的价值认同和转型必要性有基本共识;专业发展维度($M=3.642$)表明教师虽有一定意愿参与数字培训与自我提升,但系统性仍显不足;而数字化应用($M=3.391$)与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M=3.378$)两个维度得分显著偏低。

4.2. 乡村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的群体间差异比较分析

4.2.1. 乡村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在不同年龄阶段上的差异性分析

以教师年龄(25 岁以下、25~35 岁、36~45 岁、45 岁以上)为自变量,以教师数字素养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见表 1)。在进行方差分析前,对各变量进行了 Levene 方差齐性检验,结果显示各维度的显著性水平均大于 0.05 表明数据满足方差齐性假设,因此可以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并进一步进行事后比较,结果显示在数字化应用维度上,不同年龄组教师之间的差异在数字化意识($p=0.023$)、数

字化知识与技能($p = 0.026$)以及专业发展($p = 0.035$)三个维度上, 差异均达到显著水平($p < 0.05$)。上述结果揭示了随着年龄的增长, 教师的数字素养水平呈下降趋势, 青年教师在数字化意识、数字化知识技能以及专业发展等方面均显著优于中老年教师群体。

Table 1. One-way ANOVA based on the age variable
表 1. 基于年龄变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变量	选项	平均值	标准差	F	p	LSD
数字化意识	25 岁以下	4.14	0.71	3.358	0.023	a > d b > d
	25~35 岁	3.88	0.54			
	36~45 岁	3.67	0.47			
	45 岁以上	3.49	0.63			
数字化知识与技能	25 岁以下	3.82	0.76	3.238	0.026	a > c a > d b > d
	25~35 岁	3.52	0.64			
	36~45 岁	3.25	0.59			
	45 岁以上	3.13	0.58			
专业发展	25 岁以下	4.29	0.55	3.007	0.035	a > b a > c a > d
	25~35 岁	3.58	0.66			
	36~45 岁	3.70	0.59			
	45 岁以上	3.46	0.71			
总均值	25 岁以下	4.00	0.68	2.596	0.058	a > b a > c a > d
	25~35 岁	3.60	0.49			
	36~45 岁	3.52	0.42			
	45 岁以上	3.42	0.47			

注: 其中 a 代表 25 岁以下、b 代表 25~35 岁、c 代表 36~45 岁、d 代表 45 岁以上。

4.2.2. 乡村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在不同教龄上的差异性分析

以教师的教龄为自变量(分为 5 年以下、5~15 年、16~25 年、25 年以上)为自变量, 以教师数字素养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见表 2)。在进行方差分析前, 对各变量进行了 Levene 方差齐性检验, 结果显示各维度的显著性水平均大于 0.05 表明数据满足方差齐性假设, 因此可以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并进一步进行事后比较, 教师数字素养各个维度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在数字化意识($p = 0.009$)和数字化知识与技能($p = 0.021$)维度上差异显著。这一结果揭示了随着教龄的增加, 教师在数字化意识和知识技能掌握方面呈现逐步下降趋势。

Table 2. One-way ANOVA based on the teaching experience variable
表 2. 基于教龄变量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变量	选项	平均值	标准差	F	p	LSD
数字化意识	5 年以下	3.94	0.60	4.151	0.009	a > c a > d b > c b > d
	5~15 年	3.90	0.45			
	16~25 年	3.51	0.44			
	25 年以上	3.46	0.68			

续表

数字化知识与技能	5 年以下	3.65	0.68	3.439	0.021	a > c a > d
	5~15 年	3.38	0.67			
	16~25 年	3.19	0.37			
	25 年以上	3.09	0.64			
总均值	5 年以下	3.75	0.55	2.651	0.054	a > c a > d
	5~15 年	3.59	0.47			
	16~25 年	3.40	0.35			
	25 年以上	3.40	0.51			

注：其中 a 代表 5 年以下、b 代表 5~15 年、c 代表 16~25 年、d 代表 25 年以上。

5. 乡村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存在的问题

5.1. 乡村中学英语教师数字化知识与技能相对薄弱

依据《教师数字素养》标准中“数字技术知识与技能”维度的要求，教师应具备理解常见数字技术概念、掌握数字设备与平台使用原则，并能够熟练运用数字技术资源开展教学活动。然而，本研究数据显示，教师“数字化知识与技能”维度均值仅为 3.378，在五个维度中最低，“数字化应用”也偏低(M=3.391)，而“数字化社会责任”(M=3.901)与“数字化意识”(M=3.754)相对较高。这表明教师在理念与责任层面较为充分，但在标准强调的技术理解与熟练运用方面相对薄弱。访谈进一步揭示了该差距的具体表现：有教师提到“平时上课主要使用 PPT 和电子白板。但说实话，像 AI 助教、学情分析平台这些新东西，我自己也不太懂，平时课又多，根本没空去琢磨。”；同时也反映“现在网上的英语资源太多了，我每次备课找材料都挑得头都大了，也不知道哪个真正适合我们班学生。”因此，教师在新兴数字技术概念理解与资源筛选整合方面的不足，会直接影响其将数字资源有效转化为课堂教学活动的能力。

5.2. 乡村中学英语教师个体发展存在差异

《教师数字素养》标准强调“数字化意识”中的数字化意愿与数字化意志，要求教师具备主动学习与使用数字技术资源的意愿，并在面对困难时保持信心与决心。本研究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年龄和教龄群体在数字素养相关维度上存在一定差异，表明教师个体之间的发展水平并不均衡，访谈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种差异。一位青年教师表示：“学生对于数字化的课堂反应更积极，比如用词汇闯关游戏进行词汇复习，学生们的参与度明显提高，课堂氛围也更加活跃。”而一位从教二十余年的教师则表示：“我一直习惯用板书、课本加口头讲解的方式上课，现在面对各种教学软件，学习起来有一定难度。”也有教师坦言“学这些软件有点吃力”。这些访谈内容表明不同发展阶段教师在数字技术使用经验和课堂应用熟练程度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5.3. 乡村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研修向课堂应用的转化不足

《教师数字素养》标准在“专业发展”维度中明确提出，教师应具备“数字化学习与研修”能力，能够利用数字技术资源开展持续性学习、参与网络研修，并进行教学反思与改进。本研究调查显示，尽管“专业发展”维度均值为 3.642，仍未能有效带动“数字化知识与技能”(M=3.378)与“数字化应用”(M=3.391)的同步提升。这说明教师的学习参与并未稳定转化为课堂层面的熟练运用。访谈资料进一步呈现出教师在数字研修过程中的实际体验。有教师表示：“网络研修讲得比较笼统，针对性不够，学起来比

较费力”；也有教师提到：“线下研修多是听专家讲理论，我们很少有机会实际操作教学软件和设备，回到课堂后还是不知道怎么用。”此外，还有教师反映课堂中“主要还是使用 PPT 和电子白板，复杂的软件缺乏指导”。综合问卷结果与访谈资料可以看出，虽然教师在数字化学习与研修方面具有一定参与意愿，但研修活动在针对性与实践性方面仍有进一步优化的空间，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师将所学数字技术有效应用于课堂教学的能力。

6. 乡村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策略

6.1. 开展针对性培训，提升数字化知识与技能

针对乡村中学英语教师数字化知识与技能相对薄弱的问题，学校应开展针对性的培训来提升数字化知识与技能。张靖和郭炯(2023)指出，依据教师实际需求开展差异化培训，有助于提升培训的针对性与实效性。因此，学校的培训形式应注重“讲练结合”，通过案例示范、情境演练和课堂实践等方式，增强教师对数字技术操作流程的理解[16]。在培训内容设计方面，可开发基于真实课堂案例的微技能(Micro-skilling)工作坊，将数字技术培训细化为教师能够直接应用于教学实践的具体技能模块。例如，围绕“如何利用人工智能工具辅助英语作文批改”“如何筛选并整合网络视频资源用于听说课堂”及“如何利用数字平台开展学生学习反馈与评价”等主题开展培训，使教师在解决实际教学问题的过程中提升数字技术应用能力。

6.2. 组建数字化教学团队，缩小教师发展差距

针对乡村中学英语教师群体发展差异显著的问题，学校应组建跨年龄、跨教龄的数字化教学团队，促进不同教师群体之间的优势互补。寇文亮和郝羽萱(2026)指出学校可通过“青蓝结对”、集体备课和数字化教研等形式，推动青年教师的技术优势与中老年教师的教学经验相融合，逐步缩小教师之间的数字素养差距，促进教师队伍整体数字素养水平的提升[17]。在此基础上，学校可进一步探索跨代际协作式行动研究项目，以真实教学问题为驱动，鼓励不同年龄和教龄教师共同参与数字化教学实践研究。例如，围绕“如何利用人工智能优化英语写作教学”及“如何借助数字资源提高学生英语阅读兴趣”等具体问题，由青年教师发挥数字工具应用优势，资深教师结合多年课堂经验共同设计、实施和反思教学方案，在持续合作过程中实现技术经验与教学智慧的深度融合。

6.3. 加强课堂实践环节，促进数字研修成果转化

针对乡村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研修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课堂实践的问题，学校应在教研活动中增加课堂实践环节，引导教师在教学情境中运用所学数字技术。因此，学校可在校本教研中组织数字化课堂观摩、微课展示或教学案例研讨等活动，并在教研交流中分享实践经验，从而逐步提升数字技术在课堂中的应用能力(谢计&李如密, 2024)[18]。同时，学校可构建基于真实教学问题的数字化实践共同体，引导教师围绕课堂教学中的具体需求开展持续性实践探索。例如，针对学生英语写作反馈效率较低的问题，教师可以共同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工具优化写作评价流程；针对听说教学资源不足的问题，教师可以合作开发和整合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数字化学习资源。

7. 研究局限性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在研究样本方面，本研究主要选取河南省焦作市某县乡村中学英语教师作为调查对象，样本来源具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由于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资源配置、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教师培训机会等方面存在差异，单一区域样本所得出的研究结论在推广到其

他地区时可能存在一定限制。其次,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数据收集,虽然能够较为全面地了解乡村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的发展现状,但教师数字素养的实际表现还可能受到学校环境、技术支持条件以及教学实践情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后续研究可进一步结合课堂观察、案例分析等方法进行深入探究。未来研究可扩大样本范围,开展跨区域比较研究,通过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教育资源条件地区的乡村中学英语教师数字素养进行对比分析,进一步揭示影响教师数字素养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作用机制,从而为构建更加精准、有效的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路径提供更具普遍适用性的实践依据。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1/s7048/202504/t20250416_1187476.html, 2025-04-15.
- [2] 教育部关于发布《教师数字素养》教育行业标准的通知[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2302/t20230214_1044634.html, 2022-12-02.
- [3] 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印发《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的通知[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7034/202204/t20220413_616644.html, 2022-04-11.
- [4] 吴向明, 黄雁红, 毋磊. 高职院校教师数字素养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 2025(12): 101-108.
- [5] 张威, 于家民. 高校外语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现实挑战与实践应对[J]. 教育科学, 2025, 41(6): 53-59.
- [6] 邓小华, 赵子健.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职业院校教师数字素养现状与提升路径[J]. 职业技术教育, 2025, 46(17): 64-70.
- [7] 袁磊, 刘沃奇. 民族地区教师数字素养的发展现状与提升路径——基于广西 9 市教师样本的实证分析[J]. 民族教育研究, 2024, 35(1): 117-124.
- [8] 乔世伟, 董艳, 赵磊磊.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教师数字素养: 现状、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J]. 教育科学研究, 2025(4): 13-19.
- [9]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的通知[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6991/201405/t20140528_170123.html, 2014-05-28.
- [10]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试行)》的通知[EB/OL].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0/s6991/200412/t20041215_145623.html, 2004-12-15.
- [11] Mishra, P. and Koehler, M.J. (2006) Technological 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A Framework for Teacher Knowledge. *Teachers College Record: The Voice of Scholarship in Education*, **108**, 1017-1054.
<https://doi.org/10.1111/j.1467-9620.2006.00684.x>
- [12] 易焱, 薛锋. “数字经济”背景下高职院校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研究——基于浙江省 335 名专任教师的实证分析[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2(5): 55-61.
- [13] 丛建民, 陈静, 黄威剑. 高职院校教师数字素养现状及提升策略——基于 477 名高职教师的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教育与职业, 2024(22): 83-90.
- [14] 申世龙, 王文静, 高松. 教育数字化背景下新疆地区初中教师数字素养调查研究[J]. 基础教育研究, 2025(2): 5-8.
- [15] 朱红梅. 乡村教师数字素养影响因素与提升策略[J]. 教学与管理, 2024(9): 49-55.
- [16] 张靖, 郭炯. 农村中小学教师数字素养提升: 价值意蕴、现实困境及策略探析[J]. 电化教育研究, 2023, 44(8): 122-128.
- [17] 寇文亮, 郝羽萱. 乡村教师数字素养的“破茧”之道: 内生动力的唤醒与赋能[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26, 28(1): 59-64.
- [18] 谢计, 李如密. 教育数字化赋能乡村教师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意涵、现实隐忧与推进路径[J]. 现代教育管理, 2024(4): 64-74.